

# 唐代女冠詩人——女中詩豪李冶

沈惠英

## 一，前言

唐代最重道教，自唐高宗尊李耳為玄元皇帝後，社會上重道之風日盛。唐公主中多有修道不嫁者在，楊貴妃亦曾求為女道士；宮人亦有自請出家修道的；貴人名家的女兒亦多出為女冠。這些人中，雖有不乏清苦修練的人在，但借出家以衝破封建藩籬，使其交際自由者，卻也不在少數。

女冠者，女道士也，為女子居觀院之道教徒，崇尚虛靜，不與世人通婚，但可隨時還俗。其服飾異於民間女子，故名之女冠，或女冠子，女冠著法服，玄冠，依唐朝道教科儀書記載，今敦煌卷中，有〈奉道科誠儀範〉卷五云：「凡常女官法服玄冠，上下黃披。」六朝稱修真女子為「女官」唐代通稱「女冠」宋代則稱「女道士」。

唐之女冠、女尼，多佻達而衍禮法，能曉文墨者，多與士大夫文人墨客往來酬唱，失之流蕩，至其下者，其行為幾無異於娼妓矣，其生活「投贈類於交遊，殷勤通於燕婉」。就中李冶，魚玄機最負盛名，並為當時詩人所推重，李冶甚至有「女中詩豪」之美譽。

## 二，生平

李冶，字季蘭（青樓小名錄及太平廣記作秀蘭），烏程（今浙江吳興縣）人，生年不詳，卒於唐德宗興元元年（公元七八四年）。季蘭姿容美麗，善彈琴，尤工詩，自幼就顯露了才華，五、六歲時，父親抱於庭院散步，她脫口吟詠薔薇，末句「經時未架卻，心緒亂縱橫。」贏得父親臉色大變，並不悅曰：「此女子將來富文章，然必為失行婦人矣。」其父仍從封建衛道者的唯心觀點出發，得了這個結論，我們卻從詩中，看出了孩子的靈氣。兩句詩，不僅寫出

了柔嫩薔薇枝藤未架時，倒伏在地上的縱橫狀，而且將之比作心緒紛亂的樣子，是非常富有想像力。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，能即時吟出這樣的詩句，的確很有才華。

李冶出家為女道士後，專心翰墨，善彈琴，工格律，頗受當時文人的賞識。她與許多文士、詩人交往，唱和詩歌，著名的有陸羽（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）、蕭叔子（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）、朱放（寄朱放）、閻伯鈞（送閻二十六赴剡縣）、韓揆（送韓揆之江西）、皎然、劉長卿等。李冶現存的詩中，多酬贈之作，這些詩，或敘友誼，或表愛戀，無不直率大膽，表現了李冶為人重情、襟懷坦白，追求自由，雖然身入教門，卻不受封建禮法的束縛，李冶能坦白地對待男女之間的交際，這在封建社會中是罕見而可貴的。她更是一位開放型的女性，性情浪漫，好嬉謔，一次烏程開元寺的文士宴會，她知河間劉長卿有疝氣病，乃誚之曰：「山氣日夕佳」，長卿不干示弱對曰：「眾鳥欣有託」，引得舉座大笑，稱許對答巧妙。女道士的放誕不羈由此可見。【一】故錢謙益把她列入娼妓類，《絳雲樓書目》沈亞之詩集九卷下注「附李季蘭，妓女」。

李冶晚歲被征入宮，「留宮中月餘，優賜甚厚」。關於入宮時間，《唐才子傳》說是「天寶間，玄宗聞其詩才，詔赴闕」此說不可信。據陳文華《唐女詩人集三種》考證：「高仲武《中興間氣集》主要選肅、代兩朝詩，起自至德元首，終於大曆暮年，此集所載詩人，沒有一個在開元，天寶時已享詩名的，季蘭當然不會例外」。又仲武自序中有「唐興一百七十載」之語，可知他編成此集時間在貞元四年（七八八年前後）。其著手編選時間，應該還要早一些，約在大曆、建中年間。何校本《中興間氣集》有云：（季蘭）「上比班姬則不足，下比韓英則有餘，不以遲暮，亦一俊嫗也」。則季蘭應已年近半百。再觀季蘭《恩命追入別廣陵故人》詩中，「無才多病分龍鍾，不料虛名達九重。仰愧彈冠上華髮，多慚拂鏡理衰容，」等句看，她入宮已是暮年。但入宮未幾因上詩叛將朱泚，於興元元年（七八四年），被德宗捕殺。此事趙元一《奉天錄》有記載：「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，言多悖逆，故闕而不錄。皇帝再剋京師，召季蘭而責之曰：「汝何不學嚴巨川，有詩云：「手持禮器空垂淚，心憶明君不敢言」，遂令捕殺之」。

李冶詩，辛文房說「今傳於世」《宋書·藝文志》亦稱「有詩一卷」可見元時尚存。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在其《降雲樓書目》，將其詩附錄在《沈亞之詩集》九卷後，稱其為妓女。其稱李冶為妓女，大概是因為唐代女冠多近於娼妓的緣故。但絳雲樓被火焚毀，此集化為灰燼。後《四庫全書》收錄的《薛濤李冶詩集》《提要》云：「後人鈔撮而成」。此書收錄李冶詩十四首，補遺四首，共十八首。現上海圖書館藏有此書的遠碧樓鈔本，但舛錯之處頗多，不能視為善本。《全唐詩》輯存李冶詩十六首，補遺兩首亦十八首，錯誤較遠碧樓本為少。這十六首詩中，除已見於《中興問氣集》、《又玄集》、《才調集》等唐人選本的十二首外，《偶居》、《明月夜留別》《春閨怨》今僅見於《吟窗雜錄》；《結素魚貽友人》則出《唐詩紀事》。陳氏《吟窗雜錄》錄詩雖鮮有完篇，但所錄存李冶詩有題可考的卻有十七首，且中有《臥病》、《陷賊寄故人》、《遇潮寄房明府》三首為它本所未見，只可惜皆僅一聯，不存全篇。至於補遺所收《薔薇花》、《柳》二首，雖見於《分門纂類歌詩》宋刻殘本，卻與李冶詩風迥異，是否李冶所作，尚有存疑。

### 三、作品欣賞

李冶與很多文人交往甚密，現錄幾首贈人酬唱之作，可說用情則深，寫意亦厚，形諸文字，如清泉涓流，汨汨有聲，延至千里，往復難盡，猶存漢魏遺風。

詩一：

寄朱放

望水試登山，山高湖又闊。  
相思無曉夕，相望經年月。  
郁郁山木榮，綿綿野花發，

能仁學報 第七期

唐代女冠詩人——女中詩豪李冶

別後無限情，相逢一時說。

朱放，字長通，襄州人，建中三年（782年）嗣曹王皋鎮江西，辟為節度參謀，後隱居剡縣。此詩表現李冶對朱放的相思之情，熱烈大膽，不羞不掩。「相思無曉夕，相望經年月」可以說無日無夜的相思，經年累月的盼望，何等痛苦，多麼傷神，她登高望水，翹首期盼朱放早日歸來，又何等真誠，何等熱烈。此詩運用「一」與「多」的對比，通過兩個相反而又相成的數字，來突出李冶思情之濃烈：「別後無限情，相逢一時說」，別後之情無限，而在相逢時卻要一時說出，這就把見面時想急切傾吐，不吐不快的心情充分表現出來。這種手法在唐人詩中常見，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「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」；崔顥《黃鶴樓》「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」；李白《聽蜀僧浚彈琴》「為我一揮手，可聽萬壑松」，都極成功地運用了「一」與「多」的對比，李冶此詩兼有輕蕩宛轉又內含深情。

詩二：

送韓揆之江西

相看指楊柳，別恨轉依依。

萬里江西水，孤舟何處歸。

湓城潮不到，夏口信應稀。

唯有衡陽雁，年年來去飛。

李冶懷人之作，字裡行間都散發著火樣的熱情，李冶送別韓揆時，是那樣依依不捨，那樣悵然，對他旅途的辛勞，孤寂又是那樣憂心忡忡，此時，韓揆已占據著她全部身心，相距萬里，見面極難，湓城不來潮水，帶不去思念之情，夏口離浙江遙遠，又難以得知韓揆的消息，她懸念他，想著是否常有書信寄來？「信應稀」三字暗示著韓揆的「薄情」，他與李冶的一片「痴情」恰成鮮明的對比。但他沒有直接抒寫自己的情感，而用擬人手法來表現，她觸景生情，

不勝悲慨：「唯有衡陽雁，年年來去飛」，讚飛雁年年南歸，實是怨人之不歸，有人不如雁之嘆，用指桑說槐的手法暗喻，言曲而意深，更增回味之韻。鍾惺評曰：「情深則語特奇耳。只四十字，往復難盡，想其直書別況，全不作怨恨語，而怨恨之氣，自有忿然不平在」。【二】「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」【三】，送別總是令李冶黯然銷魂。

詩三：

送閻二十六赴剡縣

流水閨門外，孤舟日復西。

離情遍芳草，無處不萋萋。

妾夢經吳苑，君行到剡溪。

歸來重相訪，莫學阮郎迷。

這是李冶寫給閻伯均的送別詩。詩首句交代了送別地點。在閨門外，李冶送別閻伯均上船啟程，在江蘇蘇州城的西北門，出現「水港小橋多」，「人家盡枕河」的水鄉澤國風貌。次句「孤舟日復西」，則是詩人在河邊凝望情人乘舟而去，船隻慢慢駛走，在夕陽西下只剩下一點模糊的影子，想到情人離自己越來越遠，她不禁深感惆悵。三、四句緊承首聯，抒發離別情緒，詩人用芳草遍及天涯的茂盛貌來狀寫自己離情的濃郁，「離情遍芳草，無處不萋萋」是從《楚辭·招隱士》「王孫游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」脫化而來。春天芳草漫天遍野，無邊無際，把「芳草」後接以「萋萋」二字，是把兩個細而低的齒音字連在一起，不知不覺給人蒙上一層薄薄愁霧，則「萋萋」不但表芳草之漫多，其字音又可表現人們心境的淒清，同時又暗含了「王孫歸來兮」的呼喚。

五、六句又緊承領聯，從芳草蔓延中表示了情思綿綿的意味，再從芳草蔓延，生氣勃勃的生命力，幻化了詩人跋山涉水，鏗而不捨的追隨形象，「妾夢經吳苑，君行到剡溪」寫因思念極深，所以就在夢中千里迢迢，從蘇州趕到剡溪去追隨情人。春秋時期，吳國的都城是蘇州，因此詩中以「吳苑」代蘇州，表詩人的住地，「剡溪」是水名，即曹

娥江上游，在剡縣，（今浙江嵊縣）南，詩中代指剡縣，是閻伯均的去處。詩人通過夢境，表明她對愛情的夢寐以求，則不僅將離情深化，而且將愛情蒙上一層蓬勃的生命力，希望它綿綿不已，因此就帶出結句：期望他歸來，不要變心。「歸來重相訪，莫學阮郎迷！」據《幽明錄》載：後漢阮肇，曾與劉晨入天台山採藥，迷不得返，遇二仙女，留半年，求歸，至家，子孫已歷七世。詩人用此典借阮郎以喻閻伯均，恐其被女色迷惑而忘返。因此李冶期望閻伯均，勿移愛於人，要忠於愛情，到時歸來再喜相逢，不要學一般男子，喜新厭舊，分手時海誓山盟，時過境遷，就拋棄舊情。後來閻伯均給她寄來書信，她又作《得閻伯均書》云：「情來對鏡懶梳頭，暮雨蕭蕭庭樹秋，莫怪欄杆垂玉箸，只緣惆悵對銀鉤。」雖然閻伯均並未忘懷她，但兩地相隔，對於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是離愁，總給她無限的淒苦，因此她接信時，不但未生喜悅之情，反而流下傷心之淚，而且還寫了一首《相思怨》表達相思之苦，真正體會得到所謂「愛過方知情深，醉過方知酒濃」，自古多情空餘恨。

詩四：

相思怨

人道海水深，不抵相思半。

海水尚有涯，相思渺無畔。

攜琴上高樓，樓虛月華滿。

彈著相思曲，弦腸一時斷。

此詩運用反襯手法來表達她濃烈感情，第一聯是從深度上比，海水是極深的，但卻說它沒有感情之「半」可見情之深；第二聯是從廣度上比。海水是廣闊的，但卻說它「有涯」借以反襯感情之無極，可見情之廣。同時又運用誇張的手法，把感情的濃烈無涯突現出來。

詩人不堪忍受相思之苦的折磨，於是攜琴上樓，以彈琴來抒發相思之苦。可是明月當空，月華盈屋，高樓寂寂，

一片空樓。詩人一個人，在空蕩蕩的樓上，孑然獨立，多麼可悲，「樓虛月華滿」中的「虛」字，下得有力，把人少而樓空的周遭環境氣氛，渲染的恰到好處，透露出樓中人對月圓人缺的惆悵無依之情。《相思曲》是樂府《清商曲辭》吳聲歌曲之名，內容多詠婦女遭遇不幸，身世可悲之類，樓中人本想借琴抒怨，但琴曲卻更加深了她的怨思，因感情不能克制，一時奔騰而來，操琴之急，於是「弦腸一時斷」。這首詩寫思婦感情幽微處，字少情多，擅用比喻及誇張，全詩不著一「怨」字，而怨情滿紙境界全出，李冶離別寫詩寫得佳妙。而《明月夜留別》亦然。

#### 詩五：

##### 明月夜留別

離人無語夜無聲，明月有光人有情。

別後相思人似月，雲間水上到層城。

「詩貴意境」，這首抒情小詩，抓住了特定情況下人、月的一致，把兩者結合起來寫，製造了一種典型的離別意境。

在一個月悄悄，語默默，人依依，萬籟俱寂的離別晚上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離人分手在即，沉寂，一片壓人的沉寂，這個場面已持續很久了。無言正是有情，無言是奔放前的飽和，是體貼對方的自我克制，此時月華正把一片清輝灑向大地，它似乎也感染了離別的氣氛，只默默地升起，因此首句「離人無語月無聲」，反映出傷離惜別的濃重情懷。然後，緊承首句，緊緊抓住「月」與「別」進行描寫，以月之有光，喻人之有情；人、月不可分，情景相生。人、月無語卻都有情，離人望月傷情，因此希望「明月有光人有情」詩中運用兩個「無」和「有」把物、我融成一片。

接著，詩人順意宛轉，即景設喻，表示美好願望，願「別後相思人似月，雲間水上到層城」。因為月光之籠罩大地，無所不照，時間、空間都阻擋不了它的運行，因此它可穿雲越水，直到層城（即天庭）以月之光輝，喻人之思情

無盡，正可以與情人永遠相伴相隨，用來比喻相思的永恆，是多麼貼切啊！

全詩以月為中心，以情為半徑，繞月而行，把月光與思情寫得水乳交融，無窮無盡，從而譜寫成一首新穎別緻的愛情詩歌，的確有其獨到之處，全詩字字關情。人、月合寫，穿插成篇，渾然天成，寫得纏綿往復，詩行雖盡，餘味猶存，李冶可說是寫情的高手。李冶的詩作流傳較廣，影響最大的是《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》。

詩六：

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

妾家本住巫山雲，巫山流泉常自聞。

玉琴彈出轉寥夔，直是當時夢裡聽。

三峽迢迢幾千里，一時流入幽閨裡。

巨石崩崖指下生，飛波走浪弦中起。

初疑憤怒含雷風，又似嗚咽流不通。

回湍曲瀨勢將盡，時復滴瀝平沙中。

憶惜阮公為此曲，能令仲容聽不足。

一彈既罷復一彈，願作流泉鎮相續。

唐代詩風盛，樂風也盛，於是出現了很多優美的聽樂詩。其中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韓愈的《聽穎師彈琴》，李賀的《李凭箜篌引》最為有名，被譽為「摹寫聲音至文」。可惜女詩人李冶所寫的聽樂詩《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》卻不為人所重視，未見評論，這實在是有失公允。

李冶這首歌行體詩，讚頌琴師技藝高超，通過對其讚頌，反映唐代音樂藝術已具相當水平。詩題中的蕭叔子是李冶情投意合的好友，從「賦得」可知，李冶和蕭叔子在一起聽了彈琴後，按指定的詩題寫下了這首詩。詩人始用宋



玉《高唐賦》【四】之典故，借巫山神女自喻，這樣寫很見匠心，巫山神女「在巫山之陽」，她「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」，朝朝暮暮在巫山之上，聽熟了峽水聲，琴師彈奏的《三峽流泉》樂曲，仿水聲是否逼真，她是最有權威性的評判者了。全詩就是在這樣的鑑賞評定標準定得很高。

「三峽」指長江的瞿塘峽、巫峽、西陵峽，峽中江水急流有聲。李冶所聽的《三峽流泉》是仿峽水聲的樂曲，為晉朝阮咸所作，全詩分三層，前四句為一層，神女自述住在巫山之上，經常聽見巫山峽水、流泉的聲音，現在聽到了琴師彈出清遠之聲，真像是在夢中聽到一般。「直是當時夢裡聽」寫琴聲之動人，使巫山神女聽後都彷彿進入一個如夢般的神奇境界。這和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是一個意思。描寫聽者的感受，顯出了琴聲的悅耳引人，對下文描摹琴聲做了很好的開啟。

中間八句為第二層，是本詩的中心部分，借以聲喻聲的多方比喻，描繪了樂曲的千變萬化，形象地展開了曲中境界。「三峽迢迢幾千里，一時流入幽閨裡。」描寫琴聲初起，似自遙遠處飄來，舒緩悠揚，它婉轉動聽，好像流入婦女所住的深閨一樣，深細輕柔，這種比喻真是奇特而貼切。忽然，琴聲轉為激昂，如巨石翻滾，似山崖崩摧，又像飛泉迸濺，怒濤澎湃。因此以「巨石崩崖指下生，飛波走浪弦中起。」描摹，形象的寫活了琴聲的激越清脆，輝煌壯麗，繼而，琴又轉為雄壯高亢，開始像旋風挾雷，咆哮而來，強音懾人，忽而變為低沉，好像流水若斷若續，嗚咽哽塞。因此「初疑憤怒含雷風，又似嗚咽流不通。」聲音已由小轉大，由急轉緩，做了四次變化。最後寫曲將終的琴聲，「回湍曲瀨勢將盡，時復滴瀝平沙中。」用迴旋急流的水慢慢平緩下來，形容琴聲節奏轉慢，用稀疏下來漸成水滴，形容聲音的消失，琴聲就這樣漸微漸止，一曲既終，還餘音裊裊。這八句詩，通過生動貼切的比喻，想像和誇張，再現了曲中的境界，寫出了琴聲高低起伏，抑揚頓挫的變化，塑造了千姿萬態的音樂形象，把三峽流水，源遠流長，峰迴水轉，一瀉千里，或奔騰咆哮，或素湍綠潭，或飛瀑流泉，或叮叮滴水等水聲流勢寫活了，使人讀了，也不禁隨著琴聲的跌宕起伏而驚，而喜，而悲，深深地沉浸在醉人的音樂之中。

第三層是最後四句，從聽者的感受和願望，再次強調了琴聲的優美引人入勝和琴技的高超絕倫。「憶惜阮公為此曲，能令仲容聽不足。」是說西晉阮咸譜寫並演奏了《三峽流泉》的樂曲，能使仲容「聽不足」，阮咸字仲容，這裡是詩人誤記或誤寫，把阮咸之事分屬二人，其實阮公、阮咸、仲容即是一人，彈者為阮咸，則聽者應為其叔叔阮藉才對。最後「一彈既罷復一彈，願作流泉鎮相續。」說出了巫山神女的願望，她也是聽不足，她願琴師的演奏像三峽流泉那樣連續不斷，永遠沒完。此與開頭的巫山流泉作喻遙相呼應，因此周昉說：「首尾照應有情，狀曲聲如畫。」【五】全詩想像豐富，描寫形象，善用博喻，並用神話傳說，歷史故事，使詩歌曲折生動而又富浪漫色彩，與她的傳世名作《寄校書七兄》一樣，令人吟詠回味。

詩七：

寄校書七兄

無事烏程縣，蹉跎歲月餘。

不知芸閣吏，寂寞竟何如。

遠水浮仙棹，寒星伴使車。

因過大雷岸，莫忘幾行書。

這是李冶頗負盛名的一首詩，這是用詩寫成的一封家書，寫給她的七兄。《校書》是掌管校理書籍的官員。首聯從自己談起，「無事烏程縣，蹉跎歲月餘。」李冶是烏程縣人，因此兩句說出了詩人在家鄉的心境。除了百無聊賴，虛度年華之外，一切都好，七兄可以不必掛念於心，這雖是說自己，卻是告慰七兄。

頷聯由己及人的問話，「不知芸閣吏，寂寞竟何如？」「芸閣吏」即校書郎，此處代指七兄。這聯是對七兄離開故鄉，在客居中的寂寞處境表示關心與掛念。

頸聯「遠水浮仙棹，寒星伴使車。」被譽為「五言之佳境也」這兩句倍受人們稱讚的警句，表面看，全是寫景：

遠水、仙棹、寒星、使車，似未寫情，其實情寓景中，寫景是為了托情。「遠水」顯示七兄路途遙遠艱辛；「寒星」寫出七兄深夜奔波的孤寂，只有天上寒星作伴，借景抒情，不僅使詩意婉曲含蓄，而且構成了一個遼闊閒靜的意境，此極為後世之人所讚賞。胡應麟讚美這兩句詩，曾說：「李季蘭遠水浮仙棹二語，幽閒如適，孟浩然莫能過。」【六】

尾聯詩人信手拈來一典故，自然作結。「因過大雷岸，莫忘幾行書。」，「大雷岸」在安徽省望江縣，南朝詩人鮑照離家時，作《登大雷岸與妹書》，信中敘述了旅途情景及離家的悲愁。李冶以鮑照妹鮑令暉自況，借大雷岸作書事，寄兄妹之情，殷切告語七兄，要頻寫家信。這個典故用得貼切，豐富了詩的內容，結句如起句，自然出之，抒發了真摯的骨肉之情，任意揮寫又富含蘊，是五律詩中精品。李冶不但富於親情亦富於友情，她的《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》，亦是真情流露之作。

#### 詩八：

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

昔去繁霜月，今來苦霧時。

相逢仍臥病，欲語淚先垂。

強勸陶家酒，還吟謝客詩。

偶然成一醉，此外更何之。

此詩寫李冶和好友陸鴻漸相逢的情景。陸鴻漸即陸羽，他工古調歌辭，嗜茶，著有《茶經》，被後人奉為《茶聖》。首聯對句工整，「昔去繁霜月」寫離別在秋夜，地上鋪了一層厚厚的白霜，空中一輪冷月高懸，交待了離別的時令；「今來苦霧時」，寫正在霧氣彌漫，詩人愁苦之時，兩人重逢了。開端的「繁霜」、「苦霧」等淒涼景象，用來襯托她孤病的可憐情景。此用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的手法，加強了作品

的感染力。

頷聯寫相逢情景，「相逢仍臥病」，是對己而言，說明自己是多病在身，「欲語淚先垂」，是對朋友而言，詩人長期纏綿床褥，十分寂寞孤獨，一旦好友到來，她該有多少話要說，可是見了親人，卻悲傷得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只有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。這兩句正是詩人著力描寫的地方，李冶用了毫無雕飾的平實語言，把同好友重逢時那難以狀寫的內心激動、苦楚白描出來，寫得十分準確感人。

頸聯兩句，寫詩人和陸鴻漸相逢後飲陶淵明酒，吟謝靈運詩，十分融洽。「陶家酒」、「謝家詩」即說明了兩人有共同愛好，是詩友，又點出兩人在品格上的一致，都是淡泊之人，李冶是道姑，陸鴻漸終身不仕。結句「偶然成一醉，此外更何之。」，是以無可奈何的語氣，寫出自己只有從偶然的酒醉中能暫忘卻痛苦，除此之外是別無他法。

在封建社會中，李冶這樣的女子，遁入空門，受禮教道規約束，滿腹才華不為人所理解，坦誠社交招人非議，她所遭受的痛苦是濃重而無法擺脫的。李冶的道家生活孤寂無依，她有感而寫的《感興》可見一般。

詩九：

感興

朝雲暮雨鎮相隨，去雁來人有返期。

玉枕只知長下淚，銀燈空照不眠時。

仰看明月翻含意，俯眄流波欲寄詞。

卻憶初聞鳳樓曲，教人寂寞復相思。

李冶身在觀中，心卻在道外，她心性真誠，追求人世間火熱的生活，濃烈的愛情，她應屬於入世的凡夫俗子，而不是出世不食人間煙火，遺世獨立的清高人。

她說她整日與雲雨相隨，清燈古觀為伴，而所思的人又不見蹤影，孤寂難眠，受那「長下淚」與「不眠時」的長

夜煎熬，她只有：「仰看明月」「俯眄流波」來排遣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寧靜的感情與恬淡的心境，是不屬於她的，因此詩末她用《鳳樓曲》的典故，來表明她的心思。《鳳樓曲》即是《鳳台曲》，是《樂府上雲樂》七曲之一，梁武帝所製，用以代西曲，所詠弄玉蕭史事。據《列仙傳》載：秦穆公時有個蕭史，善吹簫。穆公之女號弄玉，好之，公遂以女為妻。蕭史教弄玉作鳳鳴，居十數年，吹似鳳聲，鳳凰止其屋。公為作鳳台，夫婦止其上。數年，夫婦皆隨鳳凰飛去。李冶用此典，對蕭史、弄玉結為夫婦，頗生羨慕之情，但對他們離開人間，飛入寂寞之仙境，又頗為傷感。李冶因所處的現實環境，他屬意於人，可是別人卻無意於她，所以空令她對神仙美眷產生羨慕之情。因現實環境的歷練，讓她體會到一些人生哲學，所作的《八至》，是一首內涵較深，令人回味的哲理詩。

詩十：

八至

至近至遠東西，至深至淺清溪。

至高至明日月，至親至疏夫妻。

詩人用生活中常見的淺近事實，組成了四組形象，說明任何事物的極限都是變化的，不是絕對的，因此，對待世態人情要持通達的態度，這一首富有理趣的六言詩，可以說是她一身的經歷體會。

一條大路向東向西兩頭伸展，距離有近有遠；一條小溪，淙淙而流，有的深不見底，有的淺石可現；一輪明月高懸空中，該是最高最亮的事物了吧，可是日卻晝出夜伏，月有陰晴圓缺；一對夫妻，該是親密的人，但也有反目成仇。四組意念，淺近易明。

這首詩，短短的四句，容納了大路、清溪、日月、夫妻等自然現象和人倫關係。這些形象在統一的論題下，既呈現了事物的千變萬化之態，又通體一致，造成了特有的情韻，既有鮮明的形象，又有深刻的哲理性，反映了女詩人樸素的辨證思想。《名媛詩歸》評論本詩「字字至理，第四句尤是至情。」並不為過。

李冶用深入淺出，大化小出的方法，寓深理於常事，這首詩語言明白如話，富有哲理，使人讀了，過目能誦，又受啟迪而深思，詩人對世態人情所發的內心反響，能使心報以會心的一笑，人們以微笑來首肯詩人的說理。說理詩要說理透徹而又有詩意，才能有理趣。這首詩做到了這點，詩意洋溢，理趣盎然，李冶真是善於寫各種風格的詩。李冶詩名遠播，為皇帝所聞，特地降旨命她入宮，那時她正身在廣陵（今揚州），已進入暮年，接旨後，她只得應命北上，行前作詩一首《恩命追入留別廣陵故人》，告別廣陵的老朋友。

詩十一：

恩命追入留別廣陵故人

無才多病分龍鍾，不料虛名達九重。

仰愧彈冠上華髮，多慚拂鏡理衰容。

馳心北闕隨芳草，極目南山望舊峰。

桂樹不能留野客，沙鷗出浦漫相逢。

李冶大約在唐代宗大歷十三年（七七八）到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間，被征召入京，她被召時已年近半百，所以懷著感愧心情，自稱「多病分龍鍾」，自己龍鍾老態，本是意料之中，「不料虛名達九重」，意料之外是虛名遠播，為天子所聞，得到征召，那是無上榮光，如孟浩然無人引薦，仕途困頓，悲嘆「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」（《歲暮歸南山》）李白經道士吳筠推薦，征召入京，高唱「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」（《南陵別兒童入京》）李冶用「無才」、「虛名」、「仰愧」、「多慚」等詞語，說明她沒有像李白那樣歡歌，表示了她既有封建士大夫一般感恩戴德的心態，又有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女性得到征召而產生的特殊誠惶誠恐心情，因此她彈冠理容，整裝待發，慚愧的是頭髮花白，面容衰老。

詩的後一部寫赴京時與友人依依惜別。「馳心北闕隨芳草，極目南山望舊峰。」君王恩命征召，心馳神往，奔赴

京城，心繫故人，設想到了長安，登上終南山，極目遠望還是相熟識的廣陵舊峰。她告訴老友「桂樹不能留野客，沙鷗出浦漫相逢。」山中的桂樹不能留住野鶴閑雲似的隱士，自己也如沙邊水鷗一樣，從水邊飛起，今後難於相逢。李冶因詩才被皇帝征召入宮，卻也因詩才被皇帝命令捕殺之（因上詩判將朱泚）此莫非印證她在《八至》詩中所提出的看待事物哲學，凡事的極限都是變化的，不是絕對的，人生的哲理，她早了悟於心。

#### 四，結論

李冶有「女中詩豪」【七】之稱。綜觀她的詩多為贈人及遣懷之作，她長於五言，如「望水試登山，山高湖又闊。」《寄朱放》；「相看指楊柳，別恨轉依依。」《送韓揆之江西》；「流水閭門外，孤舟日復西。」《送閻二十六赴剡縣》；「人道海水深，不抵相思半。」《相思怨》；「無事烏程縣，蹉跎歲月餘。」《寄校書七兄》；「昔去繁霜月，今來苦霧時。」《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》；「百尺井欄上，數株桃已紅」《春閨怨》等，占詩作絕大部分。

其詩最大特色，大抵以寫情達意為主，少受格律約束，但工煉流暢，神韻自逸，黃周星在其《唐詩快·移人集》中，稱她為「詞壇老手」，以《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》「相逢仍臥病，欲語淚先垂。」來說，本來這聯詩應對仗，但她卻緣情而發，不拘格律，用毫無雕飾的平實語言，把同好友重逢時那難以狀寫的內心激動，苦楚白描出來，在效果上有氣脈貫通，以情感人之妙，宋代女詞人，李清照的名句：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」，明顯是受了李冶詩句的啟迪。又如《寄校書七兄》「不知芸閣吏，寂寞竟何如？」頷聯亦不對仗，她憑內容、感情的要求，徑直寫去，這種重內容的做法，使她的律詩有承接的自然，一氣貫通的特點，李冶敢於突破格律，在藝術上是很有見地的。

從李冶贈答之詩的內容看，她感情豐富，情人是較多的，但因為多，而最終卻沒有一個，她對任何愛他的人，在感情上都似乎沒有分量上的輕重，這大概與她身為女冠的雙重身分有關，大抵士吏們因她們美麗，多才又多情，樂與她們交遊，但不過是把她們當作情感需要的玩物，借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，並無真的相愛，真情相娶之意，因此如女

冠魚玄機便發出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」的絕望悲聲，李冶亦復如此，她也有感到孤寂和無所依附的悲哀，因此以「偶然成一醉，此外更何之」來表示自己的無可奈何，只有從偶然的酒醉中暫時忘卻痛苦，除此之外，亦別無他法。

李冶的詩，出語自然，描寫細緻，平淡中見淳厚，對後世詩人，產生不少影響。如前提過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名句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」是受到李冶「相逢仍臥病，欲語淚先垂。」的啟迪外，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對音樂的描寫，比喻疊出，受李冶的《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》影響不少，其狀寫三峽流水，不斷傾瀉，長相賡續，所發揮的豐富想像；所運用的生動貼切比喻，其似幽而實壯，情生氣動，再現琴聲高低起伏，抑揚頓挫的變化，繪聲繪色，狀曲聲如畫的藝術成就，無論是從描寫手法，或取捨角度等方面看，都給予晚她幾十年的白居易以有益的開啟。就是近代學者，著名紅學專家吳世昌先生，在他的《羅音室詩詞存稿》中有《戲為八至四首》「至大至小天，至難至易道理。至美至醜仕女，至吉至兇名利。至暫至久古今，至冷至熱人心，至好至惡姻緣，至樂至苦愛憐，至剛至柔流水，至輕至重生死。至多至少仁義，至親至疏父子。至愛至恨夫妻，至明至暗事非。至貴至賤性命，至顯至隱幾微。」亦明顯受到李冶《八至》的開啟，產生靈感寫的作品。李冶有豪邁天才，有經世知識；雖生活放浪，然詩才並不為其行跡所沒，故贏得「女中詩豪」及「詞壇老手」之雅號。

註釋

【一】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七十三。

【二】《名媛詩歸》卷十一。

【三】見汪淹《別賦》

【四】宋玉《高唐賦序》：「昔者先王嘗游高唐，怠而晝寢。夢見一婦人曰：『妾巫山之女也，為高唐之客。聞



君游高唐，願薦枕席』。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『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阻，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台之下。』」

【五】見《唐詩選脈會通評林》

【六】見《詩藪》

【七】見《唐詩記事》